

“相公禅”禅悟的渊源及勘验*

罗 凌

提 要：本文梳理和分析了禅宗灯录所记载的“相公禅”禅悟的不同阶段，重点分析其开悟颂的禅悟境界、禅门印可张商英的深层原因以及禅门大德对他的勘验，研判张商英的“相公禅”尚存隔碍分别之心，没有完全摆脱思维的羁绊进而达到禅宗终极境界中自在无碍的彻悟阶段。天下共称的“相公禅”，在禅学思想方面意义有限，其价值在于能激起士大夫居士修禅的自信以及居士护法过程中对儒释文化的融汇。

罗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相公禅 印可 开悟颂

中国禅学史上有所谓“相公禅”，其开创者为北宋宰相张商英。有关“相公禅”的记载，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文献是《避暑录话》，叶梦得记载：“江西老宿为南（指黄龙慧南）所深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皆历试之。其后天觉浸显，诸老宿略以尽。……乃奔走推天觉，称‘相公禅’。”“张丞相天觉喜谈禅，……近岁遂有为长老开堂、承嗣天觉者。”^①《明儒学案》相当推崇张商英的禅修：“禅学亦是清谈，无关邪正。固视其为学始基，原从儒术，后来虽谈玄说妙，及至行事，仍旧用着本等心思。如苏子瞻、张无垢皆然，其于禅学，皆浅也；若是张天觉，纯以机锋运用，便无所不至矣。”^②以禅修在禅林独树一帜，竟至为禅门长老开堂、传留法嗣，而且直到清代尚有佳评，可见张商英的禅修有较大的影响力。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县）人，是北宋末年新政的重要主持者。其人佛道兼好，流传至今有《护法论》和《三才定位图》等佛道著述，曾经参与校讎修订《万寿道藏》，禅门灯录推其为临济宗黄龙派第三代传人兜率从悦禅师的法嗣，在佛教史以及道教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对于“相公禅”，我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相公禅”的禅悟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是否有真正超二元对立而直探心源的彻悟？张商英的开悟颂和临终颂是否反映出其禅悟的最高境界？为什么丛林宗师不断印可张商英？禅林大德对“相公禅”有什么样的勘验和批评？“相公禅”的禅悟有怎样的终极意义？

一、“相公禅”禅悟的不同阶段

禅修一般可以分作起疑发心、悟解、行解相应与保任几个阶段，详细了解张商英“禅悟”的过程，其中可见其心路的变化以及禅修境界。

张商英的禅学启蒙，《五灯会元》记载：“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乃佛然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书院中，研墨吮笔，凭纸长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无佛论》。’向应声曰：‘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公疑其言。”^③从禅宗修习的角度来看，所谓“疑其言”，生出疑情，是习禅初级阶段的不二法门。不疑则不悟，这次疑情，引发张商英对禅宗心性义理的思考，成为其禅修之源。

这次发心机缘时当治平二年（1065），张商英23岁。除此，笔者爬梳到元祐三年（1088）一则能印证张商英有所悟解的材料，《太原府寿阳方山李长者造论所昭化院记》记载：

元祐戊辰七月，商英游五台山，……阅《华严经义疏》，汗漫罔知统类。九月，出按寿阳，闻县东三十五里有方山昭化院，乃长者造论之所，斋戒往谒焉。至则于破屋之下，散帙之间，得《华严修行决疑论》四卷，疾读数纸，疑情顿释^④。

这是张商英的自述，从“汗漫罔知统类”到“疑情顿释”，言下之意，确有悟解。随后他大段论述《华严经》经义，宗门语言运用娴熟，然而没有对自己的所谓“疑情顿释”作具体的描画，我们无法找到他“疑情顿释”后心性感悟的变化过程。

直到元祐六年（1091）临济宗黄龙派东林常总禅师印可张商英，20多年的时间，构成“相公禅”的发心酝酿阶段。《罗湖野录》简单介绍了这个阶段的概况：“无居士张公天觉蚤负禅学，尤欲寻访宗师与之决择。”^⑤可见他已经有相当强的禅修自信。

张商英的禅修首次得到禅门宗师印可在元祐六年——他拜谒黄龙派第二代禅师东林常总之后。“元祐六年，（张商英）为江西漕，首谒东林照觉总禅师，觉诘其所见处，与己符合，乃印可。”^⑥当时张商英游历庐山东林寺，参谒常总禅师。令人费解的是，既受东林常总印可，然而宗门文献东林常总的法嗣中却没有张商英。

张商英第二次受宗师印可仍在元祐六年，这次印可他的是黄龙派第三代禅师兜率从悦。这一次机锋相斗影响丛林较大，灯录都由此记载张商英承嗣于从悦，下文将详细论述。

二、开悟颂和临终颂

开悟颂一般是习禅者表明自己开悟并展示得自在悟性的诗体性文字。“相公禅”的开悟颂由元祐六年兜率从悦对张商英的开示而引发，张商英自视甚高，他说：“余顷岁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识于龙安山中，抵掌夜语，尽得其末后大

事，正宗显决。”^⑦

“相公禅”的开悟颂形成由来如下，《宗门武库》记载：

悦（指从悦）曰：“今日与运使相陪，……东林既印可运使，运使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无尽曰：“有。”悦曰：“疑何等语？”曰：“疑香严独脚颂，德山托钵因缘。”悦曰：“既于此有疑，其余安得无耶？只如言末后句，是有耶？是无耶？”无尽曰：“有。”悦大笑，遂归方丈，闭却门。无尽一夜睡不稳，至五更，下床触翻蹋床，忽然省得。有颂曰：“鼓寂钟沈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遂扣方丈门，云：“某已捉得贼了。”悦曰：“赃物在甚处？”无尽无语，悦云：“都运且去，来日相见。”翌日，无尽遂举前颂呈之，悦乃谓无尽曰：“参禅只为命根不断，依语生解，如是之说，公已深悟，然至极微细处，使人不觉不知，堕在区宇。”^⑧

各种文献把张商英的禅悟落实在这一段机缘：一则打破疑情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细；二则有显示其禅修的开悟颂；三则兜率从悦印可并为此特意作证悟颂：“等闲行处，步步皆如。虽居声色，宁滞有无。一心靡异，万法非殊。体分体用，莫择精粗。临机不碍，应物无拘。是非情尽，凡圣皆除。谁得谁失？何亲何疏？拈头作尾，指实为虚。翻身魔界，转脚邪涂。了非逆顺，不犯工夫。”^⑨

上面的文字对于理解兜率从悦如何开示张商英以及辨别张商英的禅修境界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兜率从悦从“疑”字契入，打破疑情方才有助于走向最后的悟入，张商英坦陈自己对“香严独脚颂”和“德山托钵因缘”不理解。兜率从悦顺势切入，追问“岩头末后句”是有是无？张商英执着于有，答问不契。兜率从悦置之不顾，一笑而去。张商英疑情大增，不慎弄翻蹋床，猛然心开意解，豁然有悟。兜率从悦的开示，三次发问，步步进逼，禅门公案中屡屡可以见到类似的开示方法。至于张商英触翻蹋床而“忽然省得”，大概不出蹋床之物或者这个动作过程中涉及到的

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所引起的对自性体认的超越，张商英在瞬间“识自本心”、“是见本性”。

《无门关》载德山托钵因缘：“德山一日托钵下堂，见雪峰。问：‘者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处去？’山便回方丈。峰举似岩头，头云：‘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山闻，令侍者唤岩头来，问曰：‘汝不肯老僧那？’岩头密启其意，山乃休去。明日升座，果与寻常不同，岩头至僧堂前，拊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⑩张商英自认为“某已捉得贼了”，并写下开悟颂，但这则颂本身没有显示出独到的超越之处，仅仅是对德山托钵因缘的一次复述，见不出个体对于边见的摆脱和达到的自性觉悟境界。同时从悦禅师并没有完全首肯，表明印可张商英有前提：是从“命根不断，依语生解”这个层面印可其悟解。另外张商英心中亦似有禅障，随后“无尽邀悦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颂叙其事，悦亦以十颂酬之，时元祐八（笔者按：当为六）年八月也”^⑪。按照禅门大德对于开悟的限定：通过离相使本性“本无二致”、“觉体圆明”。张商英的这一次“忽然省得”，既然存在前提，明显有局限，没有彻底通脱，因此这则开悟颂无法证明“相公禅”能够由此超越有限的存在而真正彻见心源。

宋代禅师有临终作颂的传统，数种文献记载张商英传下一则临终颂。这则颂是否能见出“相公禅”的超越之处？颂内容如下：

幻质朝章八十一，沤生沤灭谁人识；撞破虚空归去来，铁牛入海无消息^⑫。

最早收录这则临终颂的是元代的《佛祖历代通载》，其后明代朱时恩所著《居士分灯录》与夏树芳所著《名公法喜志》亦予收录，然而早期灯录如《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以及《五灯会元》中，却不见记载这则临终颂，令人生疑。其实这则颂的首句就露出了马脚，所谓“幻质朝章八十一”，意指张商英享年 81 岁，这与其实际享年明显不符。张商英享年 79，拙著《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⑬已经有详细考证。故而这则临终颂诚属多事之人伪撰，亦不能作为证明“相公

禅”禅悟境界的辅证材料。

三、丛林宗师印可张商英的原因考察

仅凭一个“与己符合”，东林常总就可以印可张商英。另外兜率从悦开示张商英，笔者爬梳文献资料，亦显示出并非单纯的宗门师弟授受。《宗门武库》中记载了这次印可的一段背景性文字：“悦先一夜梦日轮升天，被悦以手抟取，乃说与首座云：‘日轮运转之义，闻张运使非久过此，吾当深锥痛箴，若肯回头，则吾门幸事！’首座云：‘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惯，恐恶发别生事也。’悦云：‘正使烦恼，只退得我院，别无事也。’”^⑭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兜率从悦欣赏其天赋禅机，如果不经禅门正宗的开示，张商英的禅修很容易走进狂禅、野狐禅等路子，故而有心点拨；其二，张商英“江南西路转运副使”的朝廷命官身份，对于早期局限在江西山区活动的黄龙派有极大的吸引力，黄龙派法嗣中大有龙象，但限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寻求一个强势的外护，是当务之急。因此，兜率从悦以宗门之事为诱饵，给他一个禅悟的“冬瓜印子”。

另从兜率从悦自身来看，《续古尊宿语要》载：“（从悦）开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为今上皇帝、太皇太后祝延圣寿。伏愿明真心而同日月，蕴至德以合乾坤，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乐无为之化。又为判府侍郎，合郡文武寮寮，伏愿位连八座，势入三台，内怀菩萨之心，外护如来之教。’”^⑮表明当时黄龙禅系发展到第三代，清新的山林之气已经被其他禅门同化净尽，其教权早早拜服于中央皇权并借助地方官僚势力以图发展。后一种推测，还可以找到其他的支持材料，《罗湖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寂音尊者（惠洪）谒无尽于峡州善溪，无尽曰：“昔见真净老师于归宗，因语及兜率所谓末后句，语尚未终，而真净忽怒骂曰：‘此吐血秃丁，脱空妄语，不用信。’既见其盛怒，不敢更陈曲折，然昔真净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后句，至于真净老师真药现前而不能辨，何也？”^⑯

真净克文是兜率从悦的开法师，他对自己法嗣所谓“岩头末后句”的阐释并不持认可态度，从其“怒骂”的态度以及“此吐血秃丁，脱空妄语，不用信”的语句，我们不难看出克文禅师对从悦当初开示张商英的掩抑不住的震怒。另外，惠洪作为真净克文的法嗣，禅门一代尊宿，他支持真净克文的态度，亦可以佐证从悦以“岩头末后句”开示张商英的虚妄。

至于对兜率从悦禅师的评价，禅林亦有口实。张商英在兜率从悦为自己证悟之后，曾经赴黄龙山拜谒黄龙祖心禅师，但是兜率从悦居然从中暗动手脚：

无尽居士见兜率悦禅师既有契证，因询晦堂（指黄龙祖心）家风于悦，欲往就见。悦曰：“此老只一拳头耳。”乃潜奉书于晦堂曰：“无尽居士，世智辩聪，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则安能使其知有宗门向上事耶？”未几，无尽游黄龙，访晦堂于西园……徐扣宗门事，果示以拳头话。无尽默计，不出悦之所料，由是易之^⑦。

张商英参访祖心禅师，从悦横插一脚，破坏了这次机缘，容易让人怀疑从悦作为禅门宗师的禅学境界甚至僧格。“无尽于宗门可谓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师于晦堂，鉴裁安在哉？悦虽得无尽，乐出其门，其奈狭中媚忌，为丛林口实也。”^⑧这是稍后宗门对兜率从悦的评价，这个“丛林口实”实在是从悦禅师弄巧反拙之处。

兜率从悦印可张商英，究其实，张商英的禅学修养并没有达到他理想的彻悟境界，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兜率从悦藉以利用为黄龙派的外护而已。

四、禅林大德对“相公禅”的勘验与批评

勘验是指得法禅师对修禅者所悟境界的真假与邪正的察识，张商英受从悦禅师开示印可之后，不断有丛林大德对他进行勘验和辩论禅机。崇宁三年（1104）清凉惠洪在峡州善溪与张商英论兜率所谓末后句：

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后句，至于真净老师真药现前而不能辨，何也？”

无尽骇曰：“真净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则别参。”无尽于言下顿见真净用处^⑨。

惠洪以“疑则别参”开示张商英，“无尽于言下顿见真净用处”，可视作对张商英的一次勘验。

张商英晚年与禅门宗师圆悟克勤禅师的互辩禅机，《释氏稽古略》有详细的记载：

（商英）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师叙舟谒之，剧谈华严旨要……公于是不觉促榻。师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曰：“同矣。”师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愠。师曰：“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旦，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师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师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⑩

圆悟克勤拜谒张商英谈论华严旨要是假相，实际上是专意勘验张商英的禅悟境界。这一段话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克勤纵论华严“无碍圆融”的终极之理，完全吸引住张商英，以至“公于是不觉促榻”；第二，克勤随即以“无碍圆融境界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发问勘验张商英，但是其回复令克勤失望，遂以一句“且得没交涉”，斩钉截铁地否定张商英的理解；第三，克勤继续以“理事无碍法界是否可以说禅”发问勘验，同样，张商英仍然不得要领，克勤只能笑言勉励，并适时为之点化，使得张商英心服口服。对于“理事无碍法界”是否可以说禅，圆悟克勤现用黄龙派真净克文禅师的“事事无碍偈”进行解说。这次辩论，在政和年间，是张商英禅学修养老到圆熟的时期。从上述克勤禅师勘验的情形来看，表明张商英禅学修养没有达到事事无碍法界。

宋僧晓莹曾经评价这次勘验：“夫圆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达者心悦而诚服，非宗说俱通，安能尔耶！”^①把张商英的禅学修养定格为“达者”，应该是一个准确的定位。

张商英去世之前还有一次勘悟的机缘，同样能透视其禅学修养。《五灯会元》记载：

公一日谓大慧（指大慧宗杲）曰：“……诸方往往以余聪明博记，少知余者。师自江西法窟来，必辨优劣，试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见处，与真净、死心合。”公曰：“何谓也？”大慧举真净颂曰：“‘客情步步随人转，有大威光不能现。突然一喝双耳聋，那咤眼开黄檗面。’死心拈曰：‘云岩要问雪窦，既是大冶精金，应无变色，为甚么却三日耳聋？诸人要知么？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语，争见真净、死心用处，若非二大老，难显雪窦、马师尔。”^②

张商英对自己的禅修，尚需要大慧宗杲为他“辨优劣”。这次会面发生在宣和二年（1120），然而直到宣和七年，大慧方才声称自己在圆悟门下大悟，宣和六年尚大有疑情，宣称：“当以九夏为期，其禅若不异，诸方妄以余为是，我则造《无禅论》去也！”^③大慧于宣和二年勘验张商英的禅悟，可谓以盲勘盲，足见张商英禅悟的不圆满。自称已得“大机大用”的无尽居士，居然拊几而叹“不因公语，争见真净、死心用处”，执着于他人的评价，哪里能解脱自在？哪里能够自性觉悟？

张商英以居士身分开创“相公禅”，历史上不少僧俗予以取信。本文从“相公禅”开悟的缘起到多次勘验，进行梳理，重点分析其开悟颂的禅悟境界、禅门印可张商英的深层原因以及禅门大德对他的评价，研判张商英有事实上的禅修经历，但是从始至终，不能离相，尚存隔碍分别之

心，没有达到禅宗自在无碍的彻悟阶段。天下共称的“相公禅”，在禅学思想方面的意义比较有限，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能激起士大夫居士修禅的自信以及居士护法过程中对儒释文化的融汇。

（责任编辑：無邑）

* 本文获得第四十五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资助，证书编号：20090451081。

- ① [宋]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7页。
- ② [清]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9页。
- ③⑥②② [宋] 普济编：《五灯会元》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8页、1199页、1200页。
- ④⑦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231、卷2234，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615—616页、第679页。
- ⑤⑬⑭⑮⑯⑰ [宋] 晓莹：《罗湖野录》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7页、第914页、第916页、第916页、第914页、第881页。
- ⑧⑨⑩⑪⑫ [宋] 道谦编：《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嘉兴藏》第1册卷4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784页、第784页、第784页、第783页。
- ⑬ [宋] 宗绍：《禅宗无门关》卷48，《大正藏》卷49，第294页。
- ⑭ [元] 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卷19，《大正藏》卷49，第681页。
- ⑮ 罗凌：《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 ⑯ [宋] 师明：《续古尊宿语要》卷1，《卮言藏经》第11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866页。
- ⑰ [元] 觉岸撰：《释氏稽古略》卷4，《大正藏》卷49，第634页。
- ⑱ [宋] 祖咏编：《大慧年谱》，《嘉兴藏》第1册卷42，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796页。